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 第十回 論書畫璞玉呈才藻 訴肺腑妙鸞話語強

話說璞玉聽說老爺呼喚，忙起身穿了一件無騎寬袖天藍直漏地紗衣，係一條白玉帶，不及戴簪纓笠兒，遂戴了一頂涼紗便帽兒，來至外書房時，書童舒謙道：「老爺方才吩咐叫大爺便進內去了。」璞玉遂繞過潤翰書屋，入逸安堂垂花門來。賁侯才脫了衣裳，坐在北窗下炕上，金夫人對坐，地下西邊一溜兒四張椅子，坐著德清一個人，照清手持白翎扇，向老爺輕輕扇著。逸安堂後面假山上的各種花香，隨風透過窗紗來，只覺芬芳異常。璞玉入來在門旁侍立，賁侯面帶怒容問道：「我進書房的這麼一點工夫，你到那裡去了？又穿了便衣便帽，為何全無一點禮數？」金夫人道：「在自己家裡，素常也罷了，況且如今已中午了。」賁侯道：「福晉不知，孩子自幼任性慣了，及其長成，便為玩忽怠惰之輩，不可不早為之戒。」又向璞玉厲聲喝道：「懂了？從此以後斷不許你如此疏忽。」璞玉忙應：「是。」賁侯又道：「幾日內我往鳳鳴州時要領你去，你要好好準備經書，那裡高明賢達之士極多，若在人前辭窮，以致失我臉面，回來斷不輕饒，懂了？」璞玉忙答應：「是，是，知道了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天氣太熱，說是那裡人又極多，孩子直到如今還不曾出過遠門，不帶去也罷了。」賁侯道：「古言有雲：『一生不出門，終究是小人』，還是不如帶他去見識見識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已是午熱時分了，我的兒，回去歇息歇息去吧。」璞玉見老爺無話，方慢慢退了出來。下了逸安堂前階，急走了幾步，到介壽堂西穿堂時，見爐梅與幾個丫頭站在那裡說話，見璞玉行來忙問道：「老爺為何叫你的？可不妨事？」璞玉笑道：「不妨事，也沒大生氣，說要領我到鳳鳴州去呢。」爐梅問道：「去得幾日呢？」璞玉道：「約須十幾日罷了。」爐梅笑道：「你去給我帶甚麼東西來？」璞玉笑道：「我給你帶個對坐常笑的伴侶來。」爐梅登時沉下臉來道：「你又該死了，混說些甚麼？」璞玉忙笑道：「我帶洋鏡子來給你，是說洋鏡子來著。」爐梅轉怒為喜，瞪了一眼，笑道：「滑嘴子！花馬弔嘴的，到底不是個好人，快打他。」畫眉舉手中扇子打來，璞玉將身一閃，奪了扇子，打開扇著飛跑去了。

爐梅也不去趕，回綠竹齋去了。只見翠玉打掃屋子，將那日燕尾上解下來的詩，放在書桌上了。爐梅隨手拾起來看時，起首兩句寫道：

誰家秀燕，錦尾把鈴懸，

心想：「這起句倒不俗。」往下看：

霓裳雲下隱，佩玉風上戾！

搖頭道：「這一聯上下二字對得雖好，卻沒甚意思。」再往下看：

傳意到書院，寄語送天邊，

借詩抒癡念，還報爾主言。

四句，便勾起多少心事來，歎道：「意長啊！此詩前半是寫我的，並且『寄語』二字說破了多少心事，後半寫他自己，雖無甚警句，但『癡念』二字應該珍重的。璞玉！璞玉！你如何這般多情呢，看這首詩，不獨多情，亦可謂一生之知心者了，只是該如何對此知心者！」想到其間，如醉如癡，手裡拿著詩，怔怔的出神。畫眉倒上茶來道：「姑娘你看那個蝴蝶有多大。」爐梅遂放了詩，自紗窗內向外看時，只見階沿上擺的幾盆花上來了一隻銀白大蝴蝶。忽起忽落，或前或後，翩翩飛舞，頗有依戀不捨之意。爐梅忽然心動，不由得發了詩興，遂援筆寫出了一首：

紅欄深鎖草木靜，新花初綻玉蝶輕，芳氣未襲蝶夢去，巧蝶戀花何多情。

寫畢又低聲吟誦了幾遍，疊了個方勝，放在硯台下。方欲躺下時，德清差憑霄來請他，遂往憑花閣來了。

卻說，賁侯吩咐治備了行裝，領著璞玉別過了老太太、金夫人。璞玉亦別過眾姊妹，待賁侯在議門外上車後，帶了侍兒瑤琴、寶劍等乘馬跟在車後，與隨賁侯去的家臣僕從護衛等眾，簇擁前後。三聲炮響，一行二十餘人徑奔鳳鳴州去了。管家們送別回府，不提。

此時，正值季夏初旬天氣，一輪紅日當空，天地如同蒸籠，行人只在熱塵薰風中。璞玉更覺難捱，賁侯亦嫌太熱，沿途早起趕路，向午便歇。璞玉與其侍兒們，因皆初次出門，所見田野村鎮，壟畝山林，店舖市井，無不覺得稀奇，如身在圖畫之中。一日將近鳳鳴州，因前行頂馬，先已知會，早有真主寺知事及州縣衙門，皆差人前來秉笏迎迓。當日即到寺中，住持等進謁。次日賁侯巡視及州縣官僚回拜饋贈等情也不消細述。

廟會之日，州縣主官，亦皆前來，同坐七間廳內，共觀《天魔舞》。坐中有穿藕荷色直漏地紗衣、年過四旬的一位官員，手裡拿一把湘妃竹扇子，和璞玉說笑，隨後又指手中扇子上的字叫璞玉念，璞玉接過來看時，原來是草書《滕王閣序》，寫得字體龍飛鳳舞，煞是好看。遂清喉朗誦了一番，眾人都當做奇事，聳耳靜聽起來。那官原是衙門裡書役出身，故未曾留心於文章，先時聽了文士講論此文，便認作是舉世奇文。今見璞玉讀得字句清晰，一似流水一般，心知其能解，故不問知與不知，只問：「作得如何？」璞玉道：「此乃唐朝王勃十幾歲時所作，當時自都督閻伯興起，一郡俊才，盡皆驚贊，未敢非議一字，似我這一個人，自不敢妄談長短了。況且，更兼盧照鄰、駱賓王、王勃、楊炯四人，名揚四海，稱一代才子的呢？然而《春秋》之一字中寓著一褒一貶，亦未能消其疵病，聖人之書，尚不免有失，賢士之文，豈得無失呢。」那官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可指出此文一失來。」璞玉道：「別的也罷了，只據『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』這兩句如何？」那官道：「自然是警句了，俗人何能得此一聯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卻又來了，王勃投海死後，經歷百年之久，常在水中誦此二句，偶遇恒河地方一個書生，曾經其地，聞其誦聲而喝道：『落霞孤鶩齊飛，秋水長天一色』罷了，又何必用『與』、『共』二字？從那時再不聞其聲矣，可知彼已知其非也。」

眾人皆聞所未聞，正聽得高興時，見賁侯瞪了一眼道：「信口妄議，似你這等畜生，焉敢非議古聖先賢之過失。」璞玉正說得高興，忽聽此言，大吃一驚，便不言語了。有二、三官員齊道：「尊公如何動怒？讀書人本貴講論，況且尊公子之論，極是有理，絕非妄議呢？」

那穿藕荷色衣服的官，又翻過那扇子向璞玉道：「這一幅畫兒，我也曾問過許多人，竟不曾遇著能知道的，還請公子指教。」璞玉接過看時，滿滿畫著深山密林，一角上有幾株果鬆，樹下兩個束髮係裙手執藍鋏的童子回首進步的圖。璞玉笑道：「此乃王叔明手筆，劉晨、阮肇迷路於天台的故事。」眾人看了，豁然醒悟，笑道：「可正是劉、阮入天台之事了。但不知何以認出是王叔明的筆法？」璞玉指圖中松樹道：「這便是他的果鬆筆了。」此時，賁侯臉上已現不悅璞玉逞能充智之色，那州官笑道：「尊公教子也忒過了，且不論別的，適才這圖畫的原委，恐尊公也難一見便知。」賁侯聽了，怒色少霽，也不言語，只是捻髭微笑。那州官又拉著璞玉的手，愛悅笑語，一邊又向別的官員道：「我如今偌大年紀，尚無子息，只有一女，也頗穎悟，常以書畫詩詞來使我開心，不想此時靈慧之性多鍾於兒女輩。」璞玉已解其意，暗暗吃了一驚，恐賁侯應允，忙看時，卻好，賁侯正與別人說話，這才放下心來。

一則因賁侯治理嚴明，二則也是因世道太平，幾日來也不曾鬧事，賁侯事過散會歸家，拜見了老太太。璞玉也與眾姊妹廝見，闔府歡喜，通家兄弟子姪也都來見賁侯，不提。

卻說，賁寅之妻德氏，一日過來請了老太太安，閒話了一會子，托言往逸安堂去，出了後門，過妙鸞房前時，便信步走了進來。

花影頻移，長夏漸歸，那時已過了立秋。妙鸞正做著針線活兒，見德氏走進來，心中詫異，忙站了起來。德氏笑道：「才到了伏末，你就做起活兒來了？我看你紮的是甚麼花兒，想是越發好了。」一面說著一面拿起來看，蠅蠅整整的誇贊了一會子，又細細

打量他全身上下。見妙鸞身穿半新鸚鵡綠紗衫，上罩藍漏地紗坎肩兒，蜂腰削肩，鴨蛋臉兒，烏油頭髮，高高的鼻子，臉上微有幾點雀斑。妙鸞見他這般端詳，便不好意思起來，笑問：「二太太，不早不晚，這工夫有甚麼事來了？」德氏便使個眼色，叫跟來的丫頭出去。坐在炕沿上，拉著妙鸞的手笑道：「我特與你道喜來了。」妙鸞聽了，便知三分來意，不禁紅了臉，低了頭，一句話也沒了。德氏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我們二老爺跟前竟沒一個知心著意的人，想再買個丫頭來，也不知其性情兒好壞，怕來家過了兩三天，就鬧出個甚麼拐孤脾氣來。所以冷眼看著我們這兩院丫頭們，又沒個好的，不是模樣兒不好，就是性情兒不濟，這一樣好了，那一樣兒不好，所以挑了半年，這裡的丫頭們中，只有你一個是尖兒了：模樣兒，行事兒都可以得靠，因此欲向老太太把你討了去呢。到了那邊，一開了臉，就作了姨娘，又尊貴又有體面，豈不是好了！古語說『真金不能終陷』，不想竟被二老爺看中了，這會子可不就成全了你素日心高志大的意思了？也好叫那起往日嫌你的人們知道知道，你過來，就跟了我回老太太去。」

說著拉起手就要走。妙鸞紅著臉掙開手不去，德氏又道：「這有甚麼害臊的，也用不著你說話，只跟著我就是了。」妙鸞只是低著頭不動，德氏見他這般，又道：「莫非你不願意不成？如果真個不願意，你可真真是個傻丫頭了，不願坐現成的太太去，倒願當丫頭，再過個三年五載，配個小廝出去就完了，還是免不得當奴才。你還不知道我嗎？我的性子又好，也不是那個不容人的人，我們老爺原對你也好，倘或過了一兩年，或男或女養了一個，你就和我並肩了，家裡下人們，你要使喚誰，那個還敢不恭恭敬敬的？不作現成的太太去，錯過了頭兒，那時可就追悔不及了。」

妙鸞只是低頭不語，德氏又道：「象你這麼一個聰明人兒，如何就糊塗起來了？有甚麼不對心思的事，只管朝我說，我管叫你稱心如意就是了。」妙鸞仍不言語，德氏又笑道：「想是因為有你母親，你自己不說，要他們說的意思了，這也有理，我說與他們來問你，你有甚麼話，只管告訴他們吧。」說畢，起身往金夫人處去了。

且說妙鸞聽了這一番粗鄙不堪、沒頭沒腦的話，心中氣悶，料到德氏已往金夫人處，再來前且去躲躲。想畢，去尋秀鳳道：「老太太若問我，你就說頭痛沒吃飯，我到後園乘涼就來。」

遂到會芳園中，各處散蕩了一會子，忽然遇了逸安堂的玉清。玉清見無別人，便笑道：「新姨娘來了。」妙鸞紅了臉道：「原來你們都是一條藤兒來害我，一會兒我問你們錦屏去。」玉清見他怒容滿面，自悔失言，遂陪笑向前，拉著妙鸞的手。那時雲開萬里，驕陽似火，也不往水閣涼亭，走到一株大楓樹下，一塊山石上坐了下來，將方才德氏在金夫人處說的話一一告訴了一遍。妙鸞聽了滿面通紅，道：「偏我一個好了不成？譬如秀鳳、福壽，錦屏和聖姑娘的梨香，德姑娘的檳紅，我們這幾個人，自幼在一處，甚麼沒玩過，甚麼話沒說過呢，到了如今，各自有了各自的事，都乾自己的事去了。雖這麼說，我心裡有話，也不瞞著你們，這話你可藏在肚裡，慢說我在老太太跟前時，二老爺要娶我做妾，就是以後放我出去時，三媒六證的納聘親迎，做大老婆，我也不能夠去。」玉清方欲說話時，忽聽一人呵呵大笑著從山石後走出來道：「好沒臉的丫頭，說出這般話來，也不害臊。」二人大驚，忙起身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福壽。笑著走過來問：「你們說甚麼話，也說與我聽聽。」三人仍復坐在那石上，玉清便把剛才的話對福壽說了一遍，福壽道：「按理這話不該我們說，這二老爺也忒好色了，略有點姿色的就不放過去。」玉清道：「你既然不願意，我教給你個好法子。」妙鸞問道：「甚麼法子？」玉清道：「如今他們的瑤玉哥兒尚未娶親，你只與老太太說了，若是老太太說要配他，那二老爺還有甚麼臉再開口呢。」妙鸞啞道：「甚麼混帳話，倒叫你跟他去怎麼樣？」福壽笑道：「這個他多半是不願意，依我說，回了老太太，就說把你已放給璞玉了，二老爺也就自然灰了心了。」妙鸞聽了此話，又羞又惱，急得罵道：「你們這兩個壞透了的狐狸，再不得好死！人家遇了犯難的事，把你們當好人說給你們，你們不理也罷了，倒換著班兒來打趣，你們只當自己都有了依靠，將來都是作姨娘的分兒了？天下那裡有盡稱心如意的事，你們且籠著些吧，倒別先樂過了頭兒。」二人見他著急，忙笑道：「好姐姐你別惱，打我們小時候起，你把我們和親妹妹一般看待，只是沒人處說說笑話罷了，那裡有打趣你的理？你把真心告訴我們，我們知道了也好放心。」妙鸞道：「有甚麼真心假心的，我只不去就是了。」玉清搖頭道：「你只說不去未必濟事，二老爺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如今你在老太太屋裡，雖不能把你怎麼樣，難道你能一輩子跟著老太太不成？一般也有回家的時候，到了那時再落在他手裡，才真真的沒趣了呢。」

妙鸞冷笑道：「老太太在一日，我就一日不離這裡。若老太太歸西去了，他橫豎還有二十七個月的服呢，沒個孀娘剛死就納妾的理。過著二十七個月還怕甚麼，到那時再看罷咧。況且我是屬這邊的，也不是他的奴才，我們老爺果真許了他，事到緊迫之時，我就削髮當姑子去。若到那實在不容說理的地步，還有個死去的路子呢！這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，樂得身上乾淨。」福壽笑道：「這姐姐真真的臉皮厚了，越發信口都說出來了。」妙鸞冷笑道：「事已到了這分田地，還害臊作甚麼？害臊能頂過去不成？你們瞧著，方才那個二太太說要尋我媽媽去，我媽媽上次接我家去的時候，已進京回娘家去了，我看他往那裡找去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他嫂子遠遠的來了。玉清道：「他們尋你媽媽不著，想是尋你哥哥嫂子說了。」妙鸞道：「尋哥哥嫂子說又怎麼樣，還能硬按著牛頭喝水？這混帳老婆是六國駱駝販子，聽了這話，豈有不獻慫的？」當下那媳婦已來到跟前笑道：「那裡沒尋到，姑娘原來在這裡，你到這邊來，我告訴你一句話兒。」妙鸞道：「甚麼話，你就說吧。」那媳婦笑道：「你跟我來，到那邊去告訴你，橫豎好話就是了。」妙鸞道：「可是二太太說的那個話不是？」他嫂子笑道：「姑娘原來知道，你到這邊來，我細細的告訴你，這可不是天大的喜事了？」妙鸞聽了那話站了起來，劈臉啐了一口罵道：「快夾了你那尻嘴滾開！甚麼好話，甚麼喜事，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做了小老婆，一家都使著他橫行霸道的，如今看得眼熟了，也要把我送到火炕裡不成？我若得臉呢，好像你們一家都成了小老婆了，到外頭橫行霸道，自己封自己是舅爺，我若敗了，你們就把忘八脖子一縮，生死由我去麼？」一面哭，一面罵，福壽、玉清齊來勸他。那媳婦惱羞成怒道：「願意就去，不願意就罷了，犯不著為這個罵人，又拉三扯四的，豈不是閒氣？俗語說『當著癩子，別說拐子』呢！」福壽、玉清等聽了這話都變了臉道：「你倒別拉三扯四的，他罵也有他該罵的人，這裡扯著誰了？」妙鸞又罵道：「你這養漢老婆，別使你那狐狸道道兒，這裡沒有受你騙的人，這不是你賴著站的地方，快與我出去！」那媳婦嘟嘟囊囊的賭氣出去了。